

CANADA IN THE  
GREAT POWER GAME  
1914–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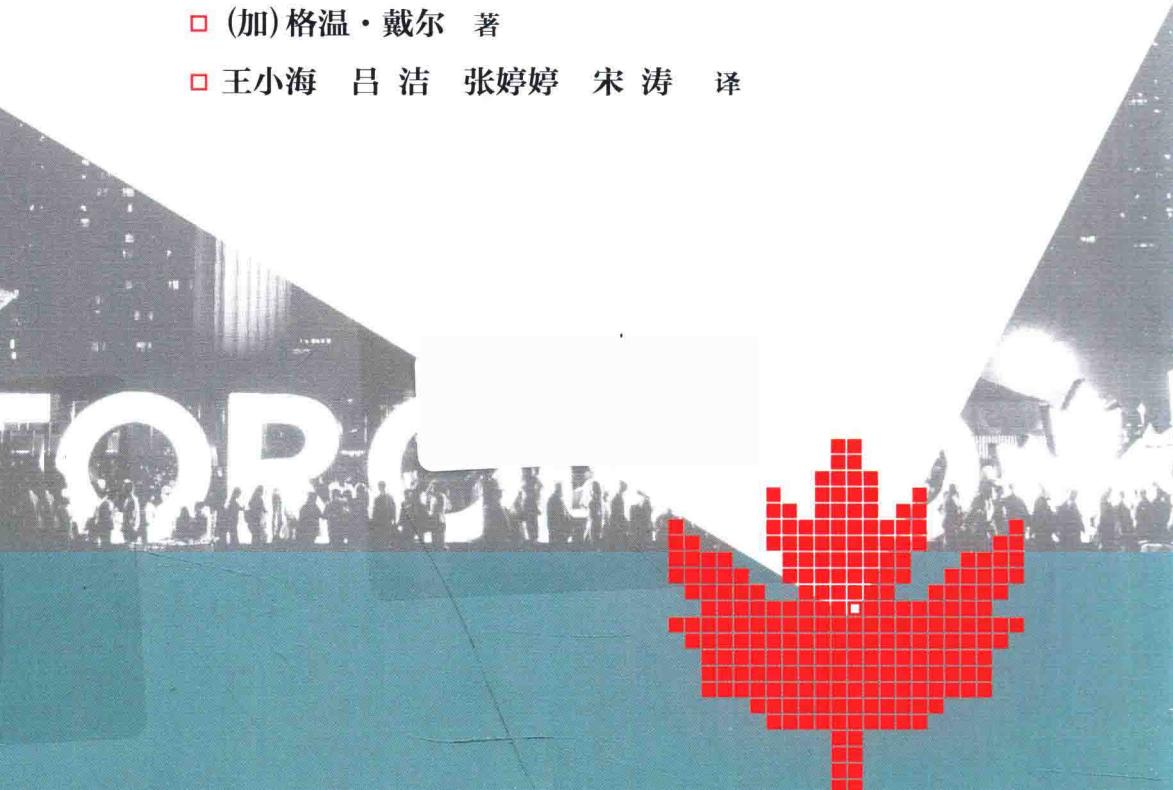
唐小松 总主编



Gwynne Dyer

# 大国博弈中的加拿大 1914–2014

□ (加)格温·戴尔 著  
□ 王小海 吕洁 张婷婷 宋涛 译



CANADA IN THE  
GREAT POWER GAME  
1914–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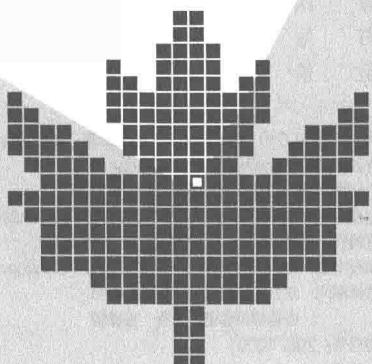
总主编  
唐小松



Gwynne Dyer

# 大国博弈中的加拿大 1914–2014

□ (加)格温·戴尔 著  
□ 王小海 吕洁 张婷婷 宋涛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7-9073

CANADA IN THE GREAT POWER GAME 1914-2014 By GWYNNE DYER

Copyright © 2014 BY GWYNNE DY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USIJN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博弈中的加拿大 : 1914—2014 / (加) 格温·戴尔 (Gwynne Dyer) 著 ; 王小海等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11

(加拿大前沿著作翻译丛书)

ISBN 978-7-5135-9671-8

I . ①大… II . ①格… ②王… III . ①加拿大－历史－1914—2014 IV . ①K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4092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孔乃卓

封面设计 郭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0 1/16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671-8

定 价 62.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mailto: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mailto: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mailto: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96710001

# 加拿大前沿著作翻译丛书

## 编委会

(按姓氏音序)

Kim Nossal (加)	陈洪桥	黃 忠
焦方太	刘 丹	罗慧琼
吕 洁	宋 涛	唐小松
王小海	阳爱民	詹 成
张婷婷	张志尧	郑春生
仲伟合	邹 鵬	

# 总序

“加拿大前沿著作翻译丛书”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首套系统研究加拿大国情的重要译作，将为国际问题研究学者提供重要参考，也为关注和想要了解加拿大的广大读者开启一扇窗口。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部，是英联邦国家之一，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二。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教育、政府透明度、社会自由度、国民生活品质及经济自由的排名都位居世界前列，是八国集团、20国集团、北约、联合国、法语国家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加拿大元是全球七大流通货币之一。

加拿大是最早与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开展对华贸易和教育合作交流的西方国家之一。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在亚太地区最大的贸易和教育合作伙伴。

加拿大自由党领袖贾斯廷·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自 2015 年 10 月当选加拿大总理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加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2016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加拿大，开启了中加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中加友好互利合作已经并将继续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只有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互惠共赢。目前，国内系统研究加拿大国情的著作和译作少之又少。经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和加拿大高校专家推荐，我们选取了一系列时效性强、学术价值高、在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引进版权并进行翻译，旨在弥补这一缺憾。希望该译丛能成为国内加拿大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为推动国内加拿大教学与研究贡献一份力量，并引起国内该研究

的学术争鸣和对此研究的进一步重视。故，译丛涵盖加拿大政党政治、对外政策政治、国家安全战略、社会与文化、民族种族等重要领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全国 42 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之一，较早从事加拿大国别教学与研究，2015 年开始招收加拿大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本译丛翻译团队成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翻译经验，恪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力保翻译准确的同时追求卓越。但苦于参考资料有限，尤其有些专有名词缺乏对应的中文表达，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不当之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还请各位专家学者包容我们，指正我们。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曰能之，唯愿学焉。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教授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也受到原著作者和一些加拿大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对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关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成长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隋广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于 2017 年 12 月

# 引言

世界本不需要重述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百年或是五百年的历史，即便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 2014 恰好是一战爆发 100 周年，而这场灾难性的事件依旧是旧世界灭亡新世界诞生的转折点，因此，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不仅仅是一战的历史，尽管我大言不惭地将百年作为噱头（此书从一定程度上的确与一战有所关联）。本书意欲解释加拿大一百多年来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尽管大部分战争都远离本土，也没有哪场战争能够得上战略家们口中的“重要利益”，但本书并非重述这些战争而是解析它们。

我和缇娜·维尔容早在 25 年前就打算撰写一本书并拍摄名为《加拿大国防》的系列电视节目。我们认为整个 20 世纪加拿大与别国的结盟和对于海外的各种军事承诺对其本身安全并无益，甚至常常与我们的利益相悖，尽管当时的政治家们总能自圆其说。我们更想进一步将这种批评扩展到时至今日的各种结盟及种种海外军事承诺。

这件事情本来很有意思，但当时正处“冷战”时期，时任政府最讨厌的就是关于为何向海外派遣军队的质疑，后来这个项目也就无疾而终了。

电视节目一开播就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但由于大家都回避此话题，所以即使加拿大广播公司已支付了相关费用，节目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得以重播。出版社却一直热切地期待着本书，后来发现本书手稿比原计划加长了许多页，出版社决定按上下两卷出版而不是删减手稿。但是当上卷公诸于世时，加拿大军事历史研究机构便群起而攻之，誓言血战到底（当然他们那时也都算是战士）。

尽管上卷热卖，下卷还是未得以出版（上卷的最后几章在本书前几章得以重述）。我们不明原因，但因为我和缇娜都拿到了稿酬，所以我们也就不置可否了。直到多年后当中的秘密才大白于天下。

世界如此之大，我们竟出奇地相遇了。他穿着那件众人皆知的皮夹克，在卡尔加里机场的门外吞云吐雾。他对我有恩。我走上前向格温·戴尔自我介绍。我告诉他有恩于我，并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感谢他帮我付了贷款，得以让我的孩子们上完大学。格温欣然接受了我的谢意。

——艾伦·邦纳

艾伦·邦纳是前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后改行当媒体顾问。在卡尔加里机场会面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他。他告诉我，早在1987年就有电影制作人找他咨询，说国防部决意要反驳戴尔和维尔容的观点，因此他们想自己制作片子，可是要怎样才能将自己的观点摆上电视呢？

我说了更令人泄气的话。即使所有的媒体都反驳国防部，也无法保证能拉拢观众或是延续戴尔片子的影响力。我建议用一种更传统的解决公共事务的方式——演说、媒体访谈或者让身着军装的男女士兵在各种会议、各个学校、各所大学赢得观众。期间，我询问了制作委托人的信息，得到的回复是“兰·邓特上校”。

邦纳去渥太华见邓特，后来才得知他其实是国防部的情报处处长。一干退役的海军与陆军上将聚集在渥太华的E. A. C. 艾米&森管理支援服务机构（由退役的爱德华准将，人称“内”·艾米成立）。坏话显然早就传到了加拿大军方的耳朵里，而他们当时的任务就是让现役军官们相信加拿大签署北约协定的价值。但是，如邦纳所说，他们也可以去游说公众。

我不负众望地加入了这个卓越的团队，在全国各地说服军官们接受格温·戴尔和他不受待见的观点。我为此辗转奔波了14年，自始至终我都暗自佩服戴尔敢于直接同加拿大国防部较量。我经常能在电视里见到他发表言论。每当此时，我会一边看着格温，一边查看手机，看是否有他分配给我的下一个任务。

我和缇娜从未意识到片子里的观点会给军界高层带来如此大的震撼。然而高层们希望一切重回正轨的决心又表明他们已找到了受众群体。官方极端的反应同样揭示了片子的重播及著作第二卷（主要讲述1939年以后的历史，其中包括加拿大现今同盟的形成）被取消的原因。

如今，我们平安地迈入了 21 世纪，黑暗的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至少大多数人这么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年祭不值得借鉴，所以举国纪念过伟大先烈之后人们便着眼于当下。但这种做法有两点错误：一是阵亡并非是件光荣的事情；二是引发过往战争并夺去无数生命的体制并未消亡。尽管它一直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而有所收敛，但仍能将我们卷入恐慌之中。我们应铭记先烈，即便时间已逐渐抚平伤口，但仍需牢记造成杀戮的罪魁祸首。

事实是本国一个世纪前曾派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漂洋过海，投身至一场对加拿大毫无威胁的战争，和毫无瓜葛的陌生人互相厮杀。尽管祖先们打仗的理由如今显得空洞无力，但是 1939 年我们又重蹈覆辙，理由对大部分人来说仍是冠冕堂皇。此举俨然已成惯例：加拿大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多年里，海外驻军的职责从来不是为了维护和平。

正因事情已经发生，而且事情的发生似乎又显得理所当然。事实上，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甚至美国都不曾如此行事。从 1945 年起，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便开始向海外派遣军队，但在此之前，美国人比我们更不愿意远征。加拿大完整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加起来有十余年，而美国则只经历了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阵亡 11.6 万人；加拿大阵亡 6 万人，约占其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面对这异常的数据，人们往往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要么坚持（大多数人如此）为了自由，伟大的牺牲必不可少，伤亡数字的悬殊仅仅证明了我们付出的牺牲比美国人的更加伟大而已。要么就否定加拿大近代以来全部的军事史，将其看作是单纯的加拿大人在狡猾的英美帝国主义以及（或）邪恶的资本家的蛊惑下犯的愚蠢而又可耻的错误。前者的漏洞在于加拿大人的自由从未受到威胁；而后者的问题在于认为加拿大的掌权者都是榆木脑袋。

但他们根本不笨，个个都很精明，所知甚多，如同大多数政治家那样，在经济、政治和法规上即便略有差池也不会视而不见。他们远比后世认为的更加痛心于加拿大士兵的牺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同样学会了运用权术更加巧妙地进行抗辩：成果就是二战六年的伤亡人数只有一战四年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最终，他们具备了撼动强权争霸根基的远见卓识，率先并仍在尝试改变整个体制的运行规则。一世纪以来，我们历经浮沉，在多次低谷中不断积累经验，这并不羞耻，反而表明，我们正竭尽所能。

最后交代两件事。一是本书引用了许多名家观点，却并未指明具体出处。这些观点绝大部分都出自于我们为制作纪录片和写书所作的上百条采访当中；二是尽管因合同原因，缇娜·维尔容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封面上，但大量的工作是由她完成的。实际上，我们当初同意合作只是一个在一起的借口而已。

# 目 录

第一章	先例而已.....	1
题外话一	结盟体系.....	16
第二章	离乡远征.....	21
题外话二	枪林弹雨与绵延的阵线.....	36
第三章	远大征途.....	40
题外话三	打破僵局.....	56
第四章	四分五裂的国家.....	59
题外话四	德军胜利，世界之灾？.....	76
第五章	防火屋.....	80
题外话五	绥靖政策的迷思.....	102
第六章	“没有陆军”的战争：1939—1941年 .....	105

题外话六	闪击战	123
第七章	真正的战争：1942—1945年	136
题外话七	如果我们没有和希特勒战斗？	156
第八章	可怕的错误	159
题外话八	为何难以制止战争	174
第九章	联盟与维和	179
题外话九	核威慑理论与实践	197
第十章	间隙	201
题外话十	所付出的激情	225
第十一章	随波逐流	227
照片使用许可说明		243
索引		245

# 第一章 先例而已

尽管莫德尔河水流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 9 英里，要想到达目的地，必须趟过河去。河水漫到脖颈处，甚至没过有些人的头顶，即便被河水冲走也不足为奇，但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我们差点没能从水中爬上岸来。子弹如雨点一般密集地打过来，那情形历历在目。7 点左右，100 码开外的地方，第一位加拿大士兵肩上中弹。

J. E. 珀耳帖上尉（蒙特利尔）  
(转译自法语)

早上 10 点左右，炮火攻击更加猛烈起来。一部分布尔人在河流拐弯处以天然沟壑为掩护，还有一部分藏在树上暗中朝我们开枪。我们只能用炮兵回击。子弹如雨点般扑头盖脸地打过来，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打死或打伤……11 点时，我们的战线推进了 400 码，距敌人还剩 1,200 码……

5 点钟时，骁勇善战的指挥官奥斯卡·佩尔蒂埃少校命令 F 连潜行至最前线，连队依命行事。尽管死神迎面而来，我们仍然像真正的战士一样前进。仅仅跑了不到 20 步，一颗子弹就击中了我的右肩，我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伤口不断涌出。

卢西恩·拉吕中尉  
(1900 年 6 月 24 日死于枪伤)  
(转译自法语)

1900年6月18日的南非战场，距加拿大13,000公里，这是加拿大军队首次在北美以外的战场作战。那里气温要到傍晚才能下降到100华氏度以下，而且部队没有任何水源。除了轻微的地势起伏和偶尔的蚁丘外，没有任何遮蔽物可以用来抵挡布尔人精准致命的毛瑟枪。（那些蚁丘对子弹没有丝毫的阻挡之力）。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加拿大一营死伤达到了83人——总战斗力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在夜幕降临后才得以从暴露的位置撤离。早知如此，他们当初跑到南非来做什么呢？

对我而言，英国和加拿大掌权下的信条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用达姆弹让人们长长见识。

亨利·布拉斯，加拿大众议院，辩论会

1900年2月13日

即使在19世纪末期，英国军队不时发起的殖民战争也没有对英国的军力或资源造成多大的压力。真正让英国政府担忧的是和其他欧洲竞争者开战，即便3,700万的英国民众可能无法满足军队军力的需求，开战的可能性还是与日俱增。在山穷水尽之时，英联邦自治下的1,000万人还可成为军力的额外来源，但是他们需要提前适应此事。英国要求加拿大出兵去南非恰恰是为了开创先例——而加拿大政府当然要尽量避免开此先例。

我们不想接受任何志愿军的援助。但是，我们也不想失去志愿军的整体援助，只要殖民地政府同意，并由殖民地军队组织就可以。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致加拿大总督明托伯爵

1899年10月4日

他们企图让加拿大这支军队看起来不像官方派遣的，而是尽可能地让它看起来像是接受了政府小额资助的远征志愿军。

明托伯爵致张伯伦

(密函) 1899年10月20日

南非的战争是由伦敦方面的决定发起的，意在将说荷兰语的布尔人（主要是农民）重新纳入英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为摆脱英国统治从非洲好望角长途跋涉去了内陆。地处内陆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最初还未引起关注，但当1885年德兰士瓦兰德地区发现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金矿后，英语国家的矿

工和投机者就蜂拥而至，并很快成为了当地的主要人口。但这些外国佬（外国人）被德兰士瓦政府剥夺了投票权并被征收重税。他们求助于维多利亚女王——但请求被驳回，原因是英国有着强烈的意愿要直接控制兰德地区源源不断流出的财富。

当战争进行到 1899 年，伊斯雷尔·塔特——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在魁北克的得力助手，在旗下报纸《祖国报》中质问，为何法籍加拿大人要去打布尔人，他们只是在努力争取“独立、语言和独特习俗”而已？如此，法裔加拿大人与之类似的尴尬处境也昭然于世。但英裔加拿大人为帝国而战的热情被点燃了。1899 年 9 月 30 日，距布尔战争开始不到两周，（国民军）提·丹尼森上校，作为一名多伦多远近闻名的律师，同时也是帝国联合协会的创办人之一，在多伦多军事学院的一次特别会议中（代理省督出席），解释了加拿大志愿军参与南非战争的原因。“仅仅依靠英国庇护而不给予任何回报是不对的”，丹尼森说：“另外，如果身后没有支持着我们的帝国，加拿大不可能在与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的边界争议上取得成功。”因此加拿大政府应当立即派遣军队赴南非作战：“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接受照顾的孩子，是时候让帝国知道，我们已经成长为男子汉了。”

加拿大总督明托伯爵虽然来加拿大仅一年时间，但他非常了解加拿大的国家政治，并料定劳雷尔政府派遣军队到南非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另外，明托很了解南非的状况，并怀疑“这场战争定是金钱在作祟”。他坚信，这场攻打布尔人的战争一旦爆发，将会让加拿大卷入“最不义的战争中”。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战，则是为罗德和拜特公司而战，为兰德地区的投机商而战，我对此深恶痛绝。我们一定会赢，也会得到整个南非，但是我们凭什么得到呢，面对大笔的财富，罪恶感油然而生……

作为加拿大的政治家，在我看来，加拿大并不需要牺牲士兵的性命，花费国家的财力卷入一场根本不会威胁到帝国安全的争端中……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有天告诉我，如果能够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他会组织一次内阁会议，并邀请我参加。但我情愿不趟这个浑水，我在本国的上司渴望这场战争，我在这里所有的朋友也是如此，而我虽然清楚帝国的责任，但也明白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因此这还不是寻求殖民地援助的最好时机。

明托伯爵致亚瑟·埃利奥特（私人信件）

1899 年 9 月 28 日

然而，明托自然明白他该效忠于谁：他将所有的疑虑隐藏于心间，尽职尽责地向劳雷尔总理传达了殖民地大臣要求加拿大出兵的诉求。他还有个热切的陆军同

盟——统帅加拿大国民军的英国军官爱德华·赫顿少将，他曾早在7月份就制定了一份秘密草案，欲派遣为数大约1,200人的加拿大分遣队去南非。

10月6日，赫顿少将在给明托伯爵的信中自信地写道：“鉴于劳雷尔政府正指望帝国政府就阿拉斯加边界问题对美国政府施压，而且威尔弗里德爵士自己已向帝国寻求仲裁或战争（后者仅指帝国政府的武装干涉）。我不理解在当前的危机中，他们怎么还能避免给予帝国政府物质支持。”

明托寄给劳雷尔一封施压信，警告加方如果决定不派兵可能会对英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正是迫切需要加拿大表示忠诚的时候，而最不巧的是在阿拉斯加问题上我们正十分依赖于帝国的支持。”

J. S. 威利森是《世界自由党报》的编辑，他曾在私下里告诫劳雷尔，在他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派遣部队，要么立马辞职”。之后劳雷尔抵达渥太华，与自由党领导人于10月13日晚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力求不让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之间出现隔阂。联邦大选一年之内就要举行，如果没有安大略省和魁北克自由党共同的拥护，劳雷尔就不可能再次当选。然而他魁北克的副官伊斯雷尔·塔特和其他众多魁北克内阁成员都坚决反对派遣军队参加布尔战争，甚至当见到劳雷尔在派遣问题上犹豫不决时，身为安大略自由党员的邮政大臣威廉·穆洛克愤然离席。

其实总理本人暗地里早就想好了一条折中之策，希望以此来缓和各方在诉求中的矛盾——英裔加拿大人，法裔加拿大人，还有英国——虽然不尽如人意。他提出，加拿大政府应当授权成立一支加拿大分遣队，先承担其军备费和到南非的运兵费，随后再由英国政府承担相关费用。此外，如果派遣正规军队或现存国民军，会使整个事件带上浓厚的官方色彩，所以应当组建完全由志愿参战的志愿军组成的特殊军队。这看上去确实吹毛求疵，但却是大部分政客乐意所为的。

穆洛克和安大略自由党接受了劳雷尔的折中方案，伊斯雷尔·塔特也接受了，尽管他此前曾威胁说一旦派兵就要退出内阁（尽管如此，塔特仍然在公开声明中强调加拿大不能开此派兵先例）。如此，劳雷尔不必通知议会就能够授权部队前往南非。1899年10月14日颁发的枢密令宣布：

鉴于当前形势下众多加拿大人迫切希望参军的良好愿望，总理同意不召集议会成立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并为军备和运兵支出适当的费用，但此类费用支出将不作为未来其他行动的先例。【特别强调】

劳雷尔完全明白英国在这场小规模战争中寻求与加拿大达成海外派兵协议的长

远目的：这也是声明中强调达成这次协议并不意味着双方任何未来合作的原因。但四天后劳雷尔的密友及心腹亨利·布拉萨，曾为了表示抗议而辞职（后来因民意重新上位），将所有来自法裔加拿大方的消极说辞全部写进他致劳雷尔的公开辞职信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拉萨对大英帝国是否真的处在危险之中表示怀疑：

我们是面对面地与帝国商讨建立军事同盟呢？还是张伯伦先生的一个阴谋？……从为征召士兵和派遣军队而颁布的枢密令可以看出加拿大对将来之事似有所保留，并不将该举措视为先例。但是，爵士，先例就是既定的事实。

【着重强调】

英裔加拿大人种族自豪感的自我膨胀，加上帝国宣传的极力鼓动，很少有人关心这场战争最终会给加拿大带来什么。真正的反驳之声来自于法裔加拿大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并极力阻止。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加拿大和英国签订的旧契约对加拿大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契约中的条款已经被英国人和英裔加拿大人单方面修改。劳雷尔绝不仅仅是一个圆滑的和事佬，在他给布拉萨辞职信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他心中的苦楚：“告诉我法裔加拿大人在联盟中应该持怎样的态度？……我们需要在英帝国和美帝国中做出选择，别无他法。如果有的话，真希望你能告诉我。”鉴于当时英裔加拿大的立场，也许真的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但是布拉萨说对了：先例已经摆在面前。

枢密令一经宣布，志愿者蜂拥而至。1899年10月30号，1,061人作为加拿大皇家军团二营（特种服役）从魁北克起航赴南非执行为期一年的任务。在拥挤的“萨帝宁号”小船（后被军队重新命名为“沙丁鱼号”）驶向开普敦长达一个月的航行中，营长发现本该训练有素的国民军竟然对军事知识所知甚少。中校威廉·奥特，一位土生土长的加拿大正规军军官，在1885年西北叛乱中曾指挥民兵作战，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不再带新兵作战。所以尽管加拿大部队到达南非时英方已经在与布尔军的几次主要战役中连吃败仗，威廉中校还是设法在靠近金伯利的贝尔蒙操练了两个月，在正式开战前将空有一腔热血的加拿大人训练成战士。他们表现出色，并在帕尔伯格的战役中取得首捷。

罗伯茨长官在是否进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当加拿大皇家军团主动请缨时，他同意了。这支部队受渥·德·奥特中校指挥，由殖民地著名民兵组织的“精锐”组成，其中也包括一个法语连队……

拂晓时分，战士们在战壕里前进了60码，直到猛烈的炮火迫使他们卧倒，

但他们仍坚持攻打两小时……清晨5点到6点间，布尔人在战壕里向加拿大人举起了白旗，而后其他军队也相继投降……罗伯茨立刻下令停火。

雷恩·克鲁格  
《再见，小灰车》(伦敦，1959)

轮到我们挺进战壕了……凌晨两点，我们起身前进。有些人拿着铲子，有些人拿着刺刀，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工具能用在什么地方。天色漆黑，黑到我们只能牵手前进……在我们大概前进了300码后收到了低声传来的命令，要求我们挖战壕。刚挖了几分钟我们就再次收到低声传来的命令要求我们继续前进。要是没有这条命令就好了。

我们走了大概100码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阵射击。我们恰好走进了布尔人的战壕。刹那间我们都卧倒并将脸紧贴地面。不敢还击以免暴露位置。那一刻抬头意味着死亡。

要不是布尔人也害怕不敢站起来俯射，我们就都完蛋了……片刻后，我们连滚带爬地回到了自己的战壕……黎明时，布尔人发现我们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地盘，所以投降了。李维特没想到能活下来。布尔人向加拿大人投降了。罗伯茨说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尽管士兵死伤严重……赫伯。李维特在受伤之后坚持走了400多码。马朱巴大捷的仇总算是报了。

艾伯特·珀金斯，加拿大皇家军团  
帕尔伯格之战，1900年2月27日

军事历史学家从逻辑和目的的角度描述战争，所以雷恩·克鲁格在1959年描写的帕尔伯格之战的最后阶段，与艾伯特·珀金斯当天日记中记录的有些不同。事实上，奥特中校并没有为军团主动请缨，也没有计划进攻。布尔军队有5,000人，而英国军队的人数是其六倍之多。此前，布尔军队被围困在空旷野外并且遭受了连续十天的炮击。当加拿大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挖掘战壕时，布尔军队早已又饥又饿，士气低落，他们的克龙涅将军也早就决定投降。加拿大人不过是碰巧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罢了。帕尔伯格之战是英国军队在痛苦的四个月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布尔人耻辱击败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所以帝国媒体将加拿大士兵奉为英雄，不仅在加拿大国内，而且在整个大英帝国。

在帕尔伯格战役之后，加拿大皇家军团加入了大英帝国的进攻，到1900年6月，攻陷了两个布尔共和国的首都。加拿大政府再次资助建立起第二支分遣队，共有1,000人，及时到达目的地并投入到惨烈的游击战中。紧接着布尔主力部队宣告投